



近
思
集
五

書

禁
十
六

^ 16
2395
5



2395
16-5

近齋集卷之九目錄

書

答李善長

與李士深

洪載

與申子壽

大年

答金仲寬

在淳



近齋集

卷九

目錄

一

近齋集卷之九目錄

近齋集卷之九

書

答李善長

泉翁論明德說曾未之見故不敢妄評然其以氣之
 精爽不得為明德本體果可疑淺說曾論慎獨不得
 為涵養實有所以蓋慎獨之慎朱子解以尤可謹焉
 則尤字有猛省底意與平平存在畧畧收拾之戒懼
 意味自不同則慎獨之慎可以省察言不可以涵養
 言省察涵養豈非各為工夫而亦豈非慎獨不得為
 涵養者乎謹獨時固有一邊涵養而若以慎獨為涵



養則是指省察爲涵養其可乎靜時有涵養動時亦有涵養而動時涵養非慎獨之謂也不但於心中萌念時凡應事接物人所睹聞處亦常戒懼則是動時涵養是所謂戒懼通貫動靜也何謂除却謹獨一邊無別討得動時涵養處也謹獨謂之動時敬則可謂之動時戒懼則不可蓋省察不可以戒懼言也觀致中和章句戒懼謹獨對言者則可知矣如何如何心性自有界分人心不可作氣質之性况人心是出於形氣形氣與氣質又自不同者耶道心人心之過不及雖由於氣質之所使而亦不可以此直謂之氣

質之性

有是氣便有是精爽氣與精爽不可分先後且既曰氣之精爽則何可謂有是精爽而從而有氣乎精爽雖出於氣是得於氣之初者氣之初亦豈有清濁乎自清濁未分之前而言之則精爽是純然虛靈豈曰有分數而聖凡有優劣耶氣是畢竟先有理而朱子猶云理氣不可分先後况以氣之精爽謂在於氣未生之前可乎或說恐未見其爲然

中庸至聖至誠分屬小德大德則亦可以體用說而不然則只以表裏看固自好此正隨語生解處恐不

可以一槩論也

答李善長

妻喪父在則不杖不杖則不禫矣母在則母不主喪可以杖杖則禫矣此義見於備要杖期條按註來示何謂并言父母在耶且以父在父爲主之文次子異宮者亦不自主妻喪尤翁已有所論然則父在爲妻不杖禫者非獨宗子爲然也

答李善長

尤翁所論云云不記經禮問答中所載如何而南溪禮說立喪主條引尤翁說如此矣家禮固有通父在

與父亡皆爲杖禫之文愚意僭妄以爲從家禮不如從古禮蓋壓屈之義甚重故也殤喪一節家禮之斷以已娶者果是謂冠而未娶者亦當殤之耶冠者旣責以成人則依小記文勿殤似宜然亦何敢斷定也

答李善長

冠者不殤小記旣有其文且自十九爲長殤蓋以二十而冠故也然則冠者之不爲殤可知矣自冠而至有室其間爲十年之久則非如後世之冠娶同時矣古者冠而未及娶而死者多矣必待有室而死而後方爲成人之喪則二十九歲而死者皆可以殤處之

耶必不然也長子冠而未娶者既服斬衰而不立其後固似窒礙然愚見則以既冠也服長子服以無妻也不立後各有攸當意者古之人有如此行之者矣

答李善長

冠禮期服內大功葬前不許行之矣女子之笄與男子之冠同則婦人之加髻亦於期服內大功葬前不可行之耶或云髻是陋制非古則不可以冠論雖於期服內大功葬前行之無妨至於髻既用古制當遵禮意不可行於期服內大功葬前此說果如何或云雖男子之冠不備禮而行之

如不為三加而無祝辭

則期服內

大功葬前亦無碍女子之笄則無三加古禮加髻雖有賓祝之節今除此節目則服中葬前亦無不可行之義未知兄意如何愚意婦人無冠花冠出於後世笄髻與男子之冠不同不必以期大功服為拘也如何如何喪人因喪而冠而服人無因喪而冠耶並示教

與李善長

人有窮困而遭其妻喪權厝已三十餘年葬時不立主每當祭設紙榜行之矣今將改葬因此時立主如初葬時題主之例成墳後為之而告辭則措辭以告其當初不立主今因遷葬追立之意似宜未知如何

答李善長

爲長子斬衰只當論亡者之爲正體與否不當論亡者之有子與無子至於小記註鄭說云云其文結殺緊重處不在於無子二字上而在於不受重三字上蓋其長子死無子而移統於次適故謂之無子而不受重然則註疏本意雖非以不立後爲無子而旣不使之受重則不立其後可知以此言之以其無子作不立後看可也四世嫡長至爲嚴重若以其無所生子而不服三年則恐是違禮之大者未知如何服色雖行三年之制蔽陽子則豈不太過草笠似亦

野矣黻布笠近可而亦不必然着麤黑笠無妨長子斬衰旣不解官則何至於不可着漆笠耶近世人多用漆笠矣

答李善長

教意想猶有滯疑豈愚說終未明白而然耶高見欲以適子之無子者直同於廢疾之科愚所未曉也生前雖不立後或喪初立後或將以立後則雖無生子而非不受重者也何可不服三年乎至於鄭說蓋無子不立後而不受重者故同於廢疾非如兄意所指定無子則便不得受重也亡者若在則其身當三四世

之重其子之有無不當論也經傳既有正文何可就他條疏說而從之况疏說所指亦不如此者耶此恐兄思索太過處也黦布笠則可矣

答李善長

大學自欺與欺人精粗不同不可賺連下文小人閒居章亦不可推到不奈他何看

答李善長

補亡章全體大用與或問傳一章條全體大用不同彼以明德之體用言而此以知識之體用言此章小註陳氏說以全體爲具衆理大用爲應萬事者是以

吾心之全體大用爲明德之全體大用也所謂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卽言知止也若以此爲明德之全體大用無不明則知止只是明德中一事何足以謂之明德盡明乎格物致知不過爲明明德之端而到誠正修方盡明明德之實則所謂無不明只是知之無不明也非謂德之無不明也然則陳氏之以此全體大用爲明德之全體大用者豈不謬哉漢湖先生之以陳說爲非似以是也或曰心是明德則吾心之體用豈非明德之體用耶愚曰不然心固是明德而此章吾心之心字便是知字何也物格知至知與

物每是相對言者既曰衆物之表裏精粗則當曰吾知之全體大用而不曰知曰心者蓋知識是心之所
有也故推本言之也章首將釋知字已先言心之靈
故於此又以心字代知字以應章首之意也朱夫子
之釋傳妙法蓋如斯矣或曰知識是用一邊亦可以
全體言耶愚曰知識與知覺分言則固屬用而只就
知識上言則知識亦兼體用或問釋知字曰妙衆理
而宰萬物則妙是用而宰是體以妙字宰字觀之與
明德之具字應字有別尤見陳氏之說之爲非矣愚
嘗以爲明德之體用可兼未發說吾心之體用只從

已發說如是看如何如何

答李善長

全體大用補亡章與或問所指不同愚之前書已言
其故何爲而疑其非正義耶明德之全體自是兼言
未發知識之全體只是從已發言今以知識之全體
同於明德之全體則知識與明德無分別矣其可乎
哉且體用之名有般數有以動靜爲體用有以顯微
爲體用有以本末爲體用有以材料與造作爲體用
何可以全體大用字之同而作一樣義看乎若以爲
全體大用旣言於明德則他處所言全體大用亦必

是明德云爾則恐似泥滯矣若以爲吾心是明德則此心字便是知字其可以兼未發已發之心看乎愚故以此全體大用爲知識之全體大用也高意必欲聞何如是全體何如是大用則上所謂材料與造作是也材料與造作物皆然而知識亦然知識出乎心之神明於天下萬物之本能統之而無所不知是其材料也於天下萬物之理有以運之而無所不知者是其造作也觀統之與運之字則可知體用之分曰全曰大者以其無不知故也或疑知識非知覺則何以謂之全體是不然朱夫子嘗曰格物零細說致知

全體說此豈非知識之知有全體者乎

或問大小學論敬處開發聰明進德修業八字以明德新民言而非以涵養言也蓋涵養本原已於論小學處言之故於此不復言而只以明德新民爲言其曰開發聰明格致之謂也其曰進德誠正修之謂也其曰修業齊治平之謂也是言明德新民之目而下句明德新民四字言其綱也有何意疊之嫌况明德新民上有致字則是又言明德新民之止至善也尤不當以意疊爲疑

妙衆理宰萬物

或問此段與首章章句變具字作妙字變應字作宰字一則先言體而後言用一則先言用而後言體互換說去者宰雖宰制之宰朱夫子嘗論此宰字以爲主便是宰宰便是制則當以主宰意看作主宰意看則宰萬物豈非體乎前言之可據者則首章第四節小註胡雲峰之說曰有以妙之則其用行有以宰之則其體立愚嘗用此說矣

答李善長

氣質交運之說以天氣地質言之猶言天地之氣交運也質非形質之質則謂之運亦似無妨剛柔朱子

說以爲陰陽之德以此義看爲好

答李善長

正心章四者是心之用而忿懣與好樂則可以分屬義禮仁至於憂患屬於那邊耶

憂患似屬仁蓋喜之與哀皆屬仁憂患卽哀之類論語關雎章註以哀爲憂此可見也

平天下章生財有大道止仁者以財發身云云生財之道在於務本節用其下卽曰以財發身是務本節用亦爲以財發身之道耶

務本節用生財之道以財發身生財之效雖於生財

有大道之下卽曰以財發身非以務本節用爲以財發身之道生財有道實應君子先慎乎德一節有土此有財以財發身又應此一節財聚則民散故如是相接耳

程子上蔡和靖說敬處曰主一無適曰整齊嚴肅曰惺惺法曰收斂朱子嘗言不必分內外都是一般然而今考之微似有不同豈未信得及耶

整齊嚴肅與主一無適雖似有內外然程子曰只整齊嚴肅則心便一未有外面不整齊而心能收斂惺惺者內外一致故朱子謂之都只一般然程先生說

備言表裏交養比謝尹說尤密

答李善長洪範問曰

陳氏以初一之一爲點數一五行之一爲次第此果然否竊意皆以點數而其中自含次第之意上下之間豈有差別但一曰二曰之一二獨以次第看似是

陳氏說不可非之朱子說亦有如此者其曰一五行者次第之辭與前章異後倣此云者豈非以前章初一爲點數後章一五行爲次序者乎蓋上章九綱總言處旣以點數言之則此章以下九目分言處不必

又言點數只承上章初次之文別有次序於此當以因而第之之義爲重也上下字義差別何害必欲無差別看則恐似局滯且初一之一旣著初字於其上此一字全是點數若謂中含次第之意則亦似疊剩恭從明聰睿五事之德肅又哲謀聖五事之用德與用界分不能分明願更詳

恭而後肅非肅而後恭則豈非恭爲德而肅爲用乎凡事順而後治又豈非從之用乎視遠惟明則知無不周聽德惟聰則善爲謀度是哲爲明之用而謀爲聰之用也思而便通則至於聖而無不通亦可見聖

爲睿之用矣以此言之則界分可知何謂不明

以近天子之光此近字陳氏以性相近之近爲同而似太甚以親近之意看似好

陳說之非俞兼山已言之其以下文作民父母爲親近之證尤明白

絡繹不屬之不字鄒季友謂後人傳寫誤以下爲不云而今國試讀作相云未知何所據也

絡繹不屬愚嘗以爲絡繹其不續蓋物之不連續者繼續之謂也中間下其字然後語乃通如是看似好鄒說之以下爲不未信其必然國試之讀作相亦

未知何據也

恒雨若或曰時雨固可曰若而恒雨亦稱以若者何也蓋若順也休徵咎徵各以類相應亦其理之自然者故曰若是矣

恒雨是乖氣而失德之應則以若爲順名義不當且與五時之若同一若字則亦必無異義無論五時五恒其若字皆如之之謂也卽各以類應之類之意也有肅又哲謀聖之德則五時之休徵如之有狂僭豫急蒙之失則五恒之咎徵如之愚嘗以此看但非前人道破者未知如何

答李善長

洪範若字之義愚見非欲膠守而但雖作如字看自然之理自在於類應之中何必作順字看然後方見自然耶

答李善長

退溪存養說愚亦嘗疑之蓋涵養兼動靜則存養亦當兼動靜似不必分而二之且存養二字實本於孟子存心養性之訓則孟子本文似不專以靜言也然尤翁從退溪說以葉平巖於近思錄篇題以涵養存養互言之爲非未知果如何也

答李善長

爲人後者於本生外黨降服一等問解有之備要雖不言而似皆包在於爲本親皆降一等之中矣外親無二統有鄭氏說何可不降耶至於或人之降外祖而不降舅甚無意義可怪外親無出入降非指出繼者似與外親適人不降之文同一意也如何

答李善長

所教墓焚禮節他無可據似與左傳新宮焚三日哭同例素服哭拜告廟似得宜

答李善長

三世嫡長孫以長殤死則其父當降服爲期耶爲大功耶

長子當服三年者死於長殤降服期年雖有旅軒說而考備要殤喪條小註引古禮疏說有曰長嫡若成人則當服斬衰而殤死則如穀未熟當入殤大功條也云云當以疏說爲正

殤喪古者不立神主旣虞而除靈座程朱以後八歲以上皆立神主其靈座依古禮虞而後卽撤耶隨服之遠近而設耶

殤喪皆立神主已與古禮不同虞後不可撤靈座故

慎齋先生以爲當待服盡從之爲宜

答李善長

遭妻喪者以父在故不禫然若有子則祖不壓孫若爲孫而過禫是爲子行禫也若不行則其子亦不杖期也焉有爲母不杖期耶

妻喪父在則不杖禫而有其子則其子自當有禫其祖爲孫主禫當如大功者主人之喪有三年者爲之再祭之例勿論爲孫行禫與爲子行禫俱無所害母喪豈有不杖期之理杖而不禫亦非也行禫似無可疑矣

與李善長

送別後經盡長夏尙闕一書者非敢待先施之問蓋病懶故也懸懸之思曷嘗少弛不審下車以來道候政履連獲萬相否貴縣風土謠俗定何如三月報政果有立得規模否儒者之治自與俗吏不同先教化而後刑法矣治邑化俗若如陳先生論仙居民之文則豈不成百里太古耶因風翹想以埃政聲之播聞也朱墨之暇或能及於簡編否三淵翁嘗譏守令之讀書以爲心無二用此誠好言而亦不可以一槩論政事苟有其暇讀書似亦無害是乃仕優而學之道

也但未知所莅之地閒忙何如耳不備

答李善長

收養子服喪三年沙溪以爲其妻從服無疑而此是古禮之所未有故尤翁以先師說爲不得已之論慎齋亦曰從服似過然齊體之間夫服齊斬妻襲紈綺亦甚未安不知何以處之方爲得正也尤庵又云收養子之妻雖服同爨總豈至全然無事禮宜從厚則依先師說服三年爲可耶云者雖是未決之辭亦只得依此斟酌行之耶愚亦未敢質言

答李善長

所詢太極圖說中正在於仁義之先愚嘗以爲圖說是發明易道者故以中正言之而中正比仁義較重故在仁義之先未知是否

來論與四時合其序以喜怒哀樂看者恐合商量此句實易之乾卦文言而觀其本文似無喜怒哀樂底意思或是濂溪引得來用活法耶竊詳兄意以圖說發揮五行將五性配之故欲把合其序就性動爲靜處說故曰喜怒哀樂而旣已見得如此則不說四端而說七情何也此愚之所未喻也大抵與四時合其序所包甚廣如聖人之見於行事剛柔弛張進退語

近齋集 卷九
默無非與四時合其序者今若只就喜怒哀樂說則似欠全備中庸之如四時錯行曷嘗只說喜怒哀樂哉

近思錄此事不得放過蓋謂曰畏尖物大是病痛不可放忽也非謂畏尖物者不能放過也不可與不能之間而工夫與病痛分矣若以不能放過看則畏尖物已是病痛又何疊說病痛乎且此事二字是立論之辭其上則說畏尖物之病痛其下卽言工夫之不可或緩故曰此事不得放過其義豈不皎然便與之與字意義甚實蓋克之之云對敵相戰而後勝也以

克之之心與畏之之心交戰而克故下得與字此可見先賢用字之不苟矣

心喪者卽吉必待吉月自沙溪尤庵已有定論寧容更議喪三年者禫月卽吉心喪者禫月猶未卽吉輕者反重誠有如或人之疑然愚意每以爲此非反重適所以爲輕也或卽吉或未卽吉有禫無禫之分也若使心喪者禫月卽吉則心喪果有禫乎知此則或人之疑不難辨矣

答李善長

生之謂性一條或以爲本然之性或以爲氣質之性

而氣質之性云者似爲得之何者凡觀文字其所引古語當觀本文正義夫生之爲性實告子之語而程子引之者則告子所謂生之謂性卽氣也非理也故程子發明之而但告子以知覺運動爲性程子以氣質之性言之此其所以小異耳然知覺運動是氣也告子所謂生之謂性非氣質之性而何朱子亦嘗以生之謂性爲氣質之性語類葉賀孫錄最分曉朱子論程子書此一條曰生之謂性是生下來喚做性底便有氣稟夾雜便不是理底性了旣云不是理底性則其非本然之性也明矣惟其生之謂性下多言天

命本然之性故說者欲并與首句性字而作本然之性然生之謂性下卽接以性卽氣氣卽性則與程子釋天命之性爲性卽理也之語判然不同矣然則此性字其可作本然之性看乎來論所謂若以本然之性看則於性卽氣氣卽性一句說不去者誠然矣至於所教歐陽希遜問答分明不以氣質爲言者恐似未然其所謂天命云者非以生之謂性爲本然之性蓋欲卽其形氣中看得所具之理是天命本體耳此等處惟當隨語生解何可執言而迷旨乎大抵氣質之性與本然之性非有二性以其理不離氣而言則

謂之氣質之性以其理不雜氣而言則謂之本然之性其實一性也或滾同說或分析說當觀其所主而言者如何耳生之謂性既有一生字則生是氣也何可謂非氣質之性乎近思錄釋疑亦以爲此性字是氣質之性愚嘗欲從之矣此篇中諸性字若欲依朱子語分看則亦有可得而分者性卽氣氣卽性之性是氣質之性也不是性中之性是本然之性也善固性也之性惡亦不可不謂之性皆氣質之性也才說性之性是兼本然之性氣質之性而言者便已不是性之性是專指本然之性也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

者善又是本然之性也如是分看庶或免錯謬否墓人爲尸說更考周禮則墓人卽冢人之官非泛指守墓者冢人之官墓祭爲尸此專指邦禮而言也鄭註以墓祭爲祭后土故程子以舊說墓人祭后土爲尸爲非蓋謂古者已有祭先墓之禮而鄭氏解墓祭爲祭后土誤矣非以后土與人神不同不可用尸也周公祭泰山召公爲尸則雖非人神而亦用尸可知矣

答李善長

近來西洋學熾蔓陷溺之害至於爲禽爲獸此是曩

歲兄在秋曹時痛爲禁斷者而其習不悛十年之後乃復至此甚矣其蔽惑之難開也幸賴 聖朝刑教並行革心革面者多而尙難永絕根本云亦安知無燒不盡吹又生之患耶吾黨諸賢正宜衛道闢邪明天理正人心以拯頹俗一半竊以此事有望於尊兄未知如何

別紙

湛一之與精爽分而爲二愚恐未然夫心是氣之精爽則精爽爲心之全體知覺之體用不外乎精爽二字精爽卽湛一也豈於精爽上又有湛一以爲心之

本體乎論善朴公說以來示數條觀之正愚陋之所甚疑也其曰湛一是本然之氣聖凡之所同也其曰精爽是血氣之所生聖凡之所不同也者分析雖細而源頭却成兩歧夫心一而已矣豈有聖凡所同底心之外又有聖凡所不同底心乎心之所以本善者以氣之精爽也今日精爽有清濁粹駁則是以心爲氣質而心有善惡也其可乎心體之虛靈卽氣之精爽而精爽卽湛一今謂精爽非湛一湛一是本體則虛靈不足以爲心之本體而虛靈上又有湛一不幾於頭上安頭乎今若曰虛靈爲本體湛一卽虛靈虛

靈非精爽則精爽不足以爲知覺而與虛靈爲二矣此皆未安者也竊嘗論之原初湛一之氣聚而爲心卽所謂精爽也精爽非出於血氣者精爽無清濁粹駁故聖凡之心同矣若其已發而入於不善者是挾氣質以後之心非可言於心之本體矣然則精爽只是湛一而已何得有濁駁來以精爽直作湛一朱子語雖無見處精爽之稱自是心之名目一言而蔽之者則精爽本是神明神明與湛一豈有二乎張子所謂氣之本卽朱子所謂氣之精爽也雖有論氣論心之不同而其實一氣也來論云氣之本體雖湛一人

物稟生以後所稟之氣汨亂澆漓何以全得其本體此可於氣質上言之不可於心上言之蓋氣質則不得其氣之本惟心則得其氣之本故所以神明而具衆理也今以精爽爲非湛一而是血氣中精爽則所謂湛一果寓於何處而雖欲求之無從討覓矣豈不大可疑耶大抵精爽也虛靈也湛一也實一物而異名耳似無各占地頭近於性三層之說如兄意所慮矣旣以近於性三層爲嫌而復欲把精爽作氣質以蹈湖論鏡鐵精粗之說何哉此愚之所未曉也雖游氣紛擾之後其本初一原之氣未嘗息也豈不鍾而

爲心乎兄之以遠引原初爲疑者誠過矣人心狀得處精爽虛靈字固足矣而以精爽爲言則或認以精爽有清濁以虛靈爲言則或認以虛靈有優劣將使心與氣質無辨矣又安得不以湛一言心以明其本體也哉

答李善長

敬直之通動靜非大學章句始有此意自易本文而已然蓋直內之內是心也卽此內裏面有未發已發則敬直豈非通動靜者耶與義方對言者非以敬爲靜而以義爲動也實以內外言耳程子曰敬直義方

合內外之道也又曰敬義夾持表裏如一此豈非敬義之以內外言者乎至於朱子之以敬直屬靜以義方屬動乃是推說敬義齋記何叔京書似皆然矣易文言本義小註多載朱子說亦以敬義分屬動靜然終不如分屬內外之爲得正義矣然隨語生解各有攸當則敬直義方分內外可分動靜亦可敬直專屬靜可通動靜亦可何必局滯看耶

太極圖解第二節自其著者云云此著微字與顯微無間之顯微不同非以理之體用言而乃以理氣對言者蓋其上以本然之妙所乘之機形上形下兩柱

說來因言陰陽動靜之不同時位與冲漠無朕則是
以理氣對言也氣是有形象者故曰著理是無形象
者故曰微然動靜陰陽不同時位之下言太極之理
無乎不在以見氣必載理卽器亦道之意也冲漠無
朕之下言陰陽動靜之理悉具其中以見理不離氣
卽道亦器之意也然則此兩段或主氣而兼言理或
主理而兼言氣非以理之體用對言也明矣

第三節錯而言之以五行之行之序與生之序不同
由乎交變也錯是交互之義以水火言之水生於天
一則水本陽而至其行也配冬而爲陰是動變而靜

也火生於地二則火本陰而至其行也配夏而爲陽
是靜變而動也此豈非交互者乎故曰錯而言之則
動陽而靜陰實所以明夫五行之根乎陰陽而陰中
有陽陽中有陰錯綜不窮而爲造化發育之妙也

西銘自崇伯子至伯奇六段雖若無次序條理之可
言者而細看之則亦不無次序條理之可言者蓋孝
有大小不好酒而養親是孝之小者推吾孝而及人
是孝之大者故先言崇伯子穎考叔以見孝道之由
小而至大也人子事親所遇有常變故顧養錫類旣
語其常次舉舜申生事以言孝道之善處其變也孝

是人子終身事至死而後始定其孝節之能完無虧
故繼又舉曾子啓手足事而言之人子事親以順爲
主順是孝之全體故未又舉伯奇順命而言之蓋歸
全之語與下文歿吾寧之意相應順令之順與下文
存吾順事之順相應篇將終故於此喚起欲收結之
也以此論之所引先後亦畧可分矣然崇伯子穎考
叔特借用以見孝之大小耳非謂禹之孝不及穎考
叔舜申生事亦言其所遇之變同耳非謂申生之孝
能如舜也

答李善長

未發必寬占地界然後諸說可通蓋朱子所謂思
慮未萌知覺不昧卽子思所謂未發固是一等地
界而可以極層言也其他朱子所謂黑暗如頑石
劈斫不開又所謂已自汨亂了等語雖未至十分
地頭其爲未與物接之時則是不可不謂未發此
所以寬占地界或以極層看或以未極層看然後
諸說乃可區處

未發不可寬占地界未發二字出於子思子思所言
未發之外豈有別般未發乎曾見巍巖集以爲未發
有淺深似頗可喜後看却不然未發卽是中若以黑

近齋集 卷九
暗如頑石爲淺底未發則是未發而有不中者矣未發與中分而爲二則豈子思所云未發之謂中之義乎朱子所謂廝役亦有未發恐是未定之論頑石劈斫不開似是記錄之誤當以林擇之書爲定論如何如何尤翁以爲衆人無未發蓋無戒懼之工夫則中體不立雖未與物接而不可謂未發故也今盛論似巍巖說而較尤寬歇以衆人昏昧散亂之病謂之未極層未十分地頭可謂太緩矣

未發時不可言工夫故程子求中之說恐未免語病當以朱子之言爲正論

未發時工夫卽戒慎恐懼也何謂不可言工夫求中之云卽蘇昞說而問目中作程子說未敢知而盛論又以爲程子語病則恐未安矣程子以存養言之存養卽未發時工夫朱子亦每以平平存在畧畧收拾爲未發時工夫至於未發時着不得工夫云者蓋言至靜時不可着意用力非謂未發時全無工夫也或問所論特以呂氏之所謂執楊氏之所謂體皆涉於費力故也心經附註同一意也不可以此而遂謂未發時不容言工夫也盛論前旣以爲戒懼通動靜或專屬靜時則戒懼爲靜時工夫矣今謂未發無工夫

則上下豈不矛盾乎戒懼是工夫何必求之體之執之而後爲工夫乎朱子嘗言戒懼而曰肅然如有所畏如字甚好此箇地頭難以言語形容也

十六章鬼神之德上必加爲字不無意義蓋鬼神者是統說也德字是情狀也若作鬼神之德看德字專屬鬼神而別無意焉若作鬼神之爲德看鬼神歸重於德字而自有深意此所以德字上必加爲字也然則其曰爲德云者便若鬼神之所以爲情狀者歟

爲字之義所論未甚分曉所謂若作鬼神之德看則德字專屬鬼神而別無意焉若作鬼神之爲德看則鬼神歸重於德字而自有深意云者似有以鬼神與德爲二之病愚意則德字便只是鬼神德字上加爲字者猶言鬼神之所以爲鬼神章句并釋爲德二字者實帶得所以爲鬼神底意思也未知如何

與李善長

氣不充體曰餒無是之餒非道義之餒非氣之餒卽言體餒也不慊之餒亦言體餒非氣餒也上下兩餒字義宜無不同

答李善長

所論望日參禮一節家禮與要訣互有異同而當以家禮爲正既不設酒則獨設茅沙無義鄙家則曾前於望參不設酒則并茅沙已之矣餘如上儀云者卽大綱說豈指茅沙而言也凡祭獻酒讀祝後再拜告事由則兩行再拜者其義固難的知然以臆見思之時忌祝專爲行祭故獻酒後卽讀而讀訖再拜告事祝只爲告由故斟酒後再拜一如朔望儀而祝告後又行再拜其意各有攸當耶未見先輩說不敢質言

與李善長

有人問本生親之本生姊妹當服小功耶當服緦耶

禮經無三降之文云云愚答曰本生親之姊妹服小功則本生親之本生姊妹降而爲緦自在其中禮雖不言可以推知何必以無三降之文爲疑耶此似與兩男各爲人後不再降者不同矣其人又問三寸姑母服本是期而三降至於爲緦情理有所未安愚復答曰既有當降之義則三降亦無所害自期爲緦雖近於薄此正以禮奪情者也愚意降服本宗之義甚嚴他不暇顧除他說執事於本生姊妹降服小功固無二統之嫌矣令仲胤與本生兄弟同服姑喪以小功豈非有二統之嫌耶決不可以生父旣降服已不

必又降爲言此是年前答人問者而其家依此言服姑以總矣今見尤翁說有所云云甚恨當時考之未博也然尤翁說於愚意終有所信不及者蓋雖比之於兩男各出繼同作一例而以愚觀之恐似有不同者如何如何

尤庵曰兩男各出繼兩女各出嫁皆不再降出繼人子孫復出繼亦不再降惟出繼而出嫁然後再

降矣

答宋元錫書

答李善長

禮疑三降之有無固未敢知而此與兩男各出繼終

有不同尤翁所云亦字恐是推說愚之所疑者此也然不敢信已而信其師當從尤翁說耳

與李善長

趙友籤論已盡之矣別無更加指摘者然第一條論氣之精爽處不說此精爽之氣是原初湛一之氣故名目未明易致人聽瑩恐似未盡

尊德性作兼知行說恐非經文本旨若尊德性兼致知則何以與道問學對說耶此段小註胡雲峰說最似分曉何不引而明之

與李善長

鶴馭上賓臣民延頸之餘痛隕何極四朔阻音一念徒馳居然爲秋不審此時兄政履珍相否區區溯仰今夏始旱而終潦貴邑秋事果如何一歉一豐實關受牧者憂喜亦爲之奉念沈一之忽作古人驚悼何已以其學問文章而止於此吾黨之不幸也重用傷惜兄以同門講磨之誼當益慟怛也莅邑今已有年政規當就緒程子云仕州縣者遷就於法令之中猶可行其所志之一二未知近來亦可如此否兄之自料定復何如勉之無怠不宣

與李善長

初冬逢別甚恨忽忽瓜前陞遷固是倘來而果得之矣意况定何如豐民喜迎仁侯將霑春脚之化竊爲郡人賀也貴郡是退翁所嘗莅之地想流風遺澤猶有存者且山水之美多載於文集中可考而知也今兄得宰此區可謂清福其將尋杖屨之舊躅而繼弦歌之餘響否令人馳神

答李善長

貴邑民俗甚頑官長難爲從前非不聞之而自吾兄下車不以爲憂者蓋謂治之有道也遇此盤錯可別利器正好試之矣大抵爲治偏重則有弊御衆也甚

難縱之則慢急之則亂惟其威惠并行可以鎮而撫之來示所謂緩猛之間者亦已得之矣何待愚言之進也哉爲政莫如平吾夫子之訓也須以平之一字做去則久當有驗民必從令移風易俗可庶幾矣如何如何日昨得奉贊善金兄書語多及於兄矣以爲所到有治聲學優所致信然信然

與李善長

斯文不幸漢上祭酒兄奄棄後學慟怛何言其冰壺秋月之氣象何處復覲耶仰想師門兩世契誼篤至痛悼之懷何以自抑吾黨無所矜式士林無所依仰念之至此豈但爲私而悲也

答李善長

尊始祖守道正公果是不當祧而祧則雖久遠之後固當釐正其謬誤祠版之旣埋復立庸何害乎而但聞守道公非大君云非大君則不得稱別子不成爲百世不遷之位儀禮家禮及國典皆如此不知貴宗諸人欲用別子不遷之例者有何所據耶弟於來諭初則泛看欲以建祠答去起草示趙士純士純以爲不可其說極是愚亦從之今無容更議矣至於壇壝亦或一道而此又有難行者墳墓雖失傳而禹祭

酒之祀壇猶以有故宅遺墟之尚存也金太師之墓壇亦以有舊山洞名之可徵也如守道正公則設壇實無處所欲於宗子家築壇則既非不祧之位其宗子爲已毀之宗築壇其家恐涉無義未知如何

答李善長

教意奉悉廟中節祀與告由自是各項事諸位行叅時別告當位恐涉未安秋夕茶禮罷後更設酒果告遷葬于當位似宜蓋一日不再祭卽指盛祭之謂也告由時設酒果似無再祭之嫌亦未必爲煩屑如何如何

與李善長

程秀才之程果非誤字偶閱一文集以爲此事載於邵伯溫聞見錄司馬公之稱程秀才用舊姓者蓋反厥所生之義向時不記本文事實致有付籤之謬可歎其籤去之如何嘉平崔丈禮卽崔僉樞祐氏之從弟質慤端直平日最以吸烟茶者爲非往往斥之太過矣今於兄初相見而亦有此論耶曾見韓南塘集南塘亦嘗服烟而後乃作詩而止之先輩之勇改如此兄亦未可效之耶弟亦與崔丈意見畧同耳

答李善長

時祭只奉禰廟之家亡室位以無祖妣位祔於妣位蓋出於權宜之禮而今既有高祖位新奉於長房則當用中一而祔之義祭高祖考妣祝書以某親祔食方合禮意如以前後逕庭爲嫌則時祭前一日以自妣龕移祔于高祖妣龕之意措辭告由似爲宛轉未知如何

答李善長

氣本善之說以浩然之氣與元氣觀之氣之本善可知何必經傳上的有氣本善三字而後可乎氣本善故心亦本善心非理卽氣也氣若本不善則心何以本善乎純善本善爲性心之別蓋純者駁之對純善則無惡矣此可言於性也本者末之對本善則未流未免爲惡矣此可言於心也俞說以純字本字於心性互換說未可知也盛論旣有所受發揮儘亦精明無容更商耳

答李善長

聞有營婚之擾未免惱神此固常事學不必終日讀書應事接物卽此是學何可有厭煩底意耶西銘中六箇聖賢事惡旨酒育英才兩句之一句有兩義蓋自分明其下四句固難如上例分屬而其兼得事天

事親之意則宜無異於上二句也朱子所謂推類可見者似以此也然恐亦是大綱說不必以惡旨育英之例強爲牽合以涉安排鋪置之嫌未知如何近日邪學愈熾可勝憂歎釋佛之害甚於楊墨洋學之害甚於釋佛狂瀾不障則人將胥溺何由闢之廓如也拔本塞源必有其道兄試思之

答李善長

小心畏忌等語大祥祝不可用者鄙說非別有所據亦非專主南溪說南溪欲只用於小祥不爲通用於祥禫而愚意則雖小祥亦不必用蓋以漸次殺哀之

義言之二祥祝宜無加於三虞而夙興夜處哀慕不寧八字至矣何必添用他語且如禫有澹然平安之意則小心畏忌等字豈非下得重耶愚故於家禮至祥禫用之之文竊嘗疑惑也及見陶庵所論曰備要雖載此文而士大夫家多不用之故鄙人亦不敢用於是深信此說家間年前所行不用矣得無僭妄否大抵家禮備要雖是後學尊信之書而小註所載有不能盡從者若此類甚多矣沙翁之悉取而錄之者欲人之參看而使有以取舍耳小祥則之則字瞽見但知其止於小祥未見其通於祥禫遂庵於此以爲

近齋集 卷九
有脫誤先輩亦已疑之矣然愚說非敢自以爲是而必使人用不得也

答李善長

所諭祝文說有此反覆得釋蒙吝良幸前日鄙書中小註云云實指備要小註而在於家禮并舉之下家禮適爲帶說耳家禮本文果非小註而備要小註愚亦非敢欲盡舍之也但以此條甚可疑故云耳其八字旣是儀禮祔祭祝則用於祔祭可也溫公之移用於小祥條何也誠未敢知也遂庵說雖似有味而恐亦是推演說去者故愚未敢斷然從之矣然家禮旣

載之備要又錄之惟當遵用耶陶庵之尊信家禮備要當何如也而獨於此句不用則必有以也宜非錯認以高儀也此句語之至祥禫用之終涉拖長矣

與李善長

河西金先生陞廡禮成實斯文之慶也尊先生遺志是就我 聖上曠感之意於斯可見伏不勝欽歎之至

答李善長

去就之節兄之爲我謀猶未若我自量之甚也職旣不稱薦又難冒而疾病亦無可強之勢何以仕進乎

况自來空疎者衰癯昏憤舊聞都忘雖文義間敷陳亦難如意爲之必無絲毫裨益與其出而無補於睿學寧不出而守吾之拙分也以此爲力辭必遞之計而虛糜累朔致勤 嚴教兢惶靡措而已

與李善長

所帶僚職七朔虛糜一向逋慢兢惶又何可言自叨此職知舊皆勸一出雖吾兄亦然今又有此申申之教矣冷煖雖云自知出處之節豈不可講於朋友乎然區區株守誠有不可通變者以此每致外議之紛紜也其處義曲折非書字可盡要之後日相對時一摠出也然近來傳說亦多訛誤遠聽不必盡信也如何如何

與李士深 洪載

高科與申學士同榜儕類之情契密者運氣同亨亦可見其理耶竊識雅意所存嘗以古人事業擔荷今旣發軔矣自家之展布有路朋友之期望亦深切伏願加意自勵益懋遠大以爲扶世道而光吾黨如何外面變化內者不渝卽退翁勉人語也竊爲執事誦之倘不以爲妄而領聽否

答李士深

先祖墓歲一祭從沙溪說則當爲一獻一獻則無祝矣從愚伏說則當爲三獻三獻有祝祝辭不見於禮書則惟當製用矣愚意從沙溪說似宜未知如何

答李士深

人有喪其妻者以父在不杖故不禫而練之當行與否問于權諮議震應則答以禮不杖則不禫而無不練之文練則可行也云云後見尤庵答具濟伯問曰妻喪實具三年之體段故練杖祥禫四者只是一串事今以不杖而不禫獨行練祭恐是半上落下竊謂小記註說不得爲定論也旣不得攻

破註說則只得依此行之云云近見金掌令鍾厚之論曰凡杖期之喪有練祥禫者爲具三年之體旣爲不杖期則何論三年之體耶旣無事乎三年之體則只是一朞除服而其祭不過爲忌祭而已練祥禫三者一無可論云云今見南溪答尹明相問曰適子爲妻不杖則不禫至於十一月而練則恐不可因此盡廢之云云大抵前後儒家之論不一未知何所遵行

所詢禮說曾有人以此問於愚愚引古禮祔祭舅主之虞卒夫主之之文答之以爲舅雖主喪當許其夫

之爲妻行練以存其三年之體之義不可以禮疏不杖則不禫而並與練已之云云矣其人持愚說就正於金沙川則沙川以杖練祥禫一貫事之義謂之不禫則練亦不當行與愚不合矣今承哀示知沙川之論每每如此而山水軒權公說則今始得聞正與愚見合自幸鄙說之有助而不孤也其所謂禮不杖則不禫而無不練之文云者最爲分曉此愚之所嘗執而爲說者也尤翁雖有不禫而只行練爲半上落下之語其下又有旣不得攻破小記註說則只得依此行之之論愚意此禮猝難決定慎重之道姑從其下

說似無害也南溪說舅之於婦所主者只祔祭云云卽愚前日答人問中所引此足爲父在爲妻行練之一證而曾聞沙川以夫主虞卒爲後世行不得未可知也大抵夫之服妻具三年之體之具字甚重雖因壓尊而不杖練則當行以不失具三年之體之義若并練而無則烏在乎具三年之體之義也不曰不杖則不練禫而只曰不禫禮之立文必有以也且雖曰不杖而終與他期服不同故不曰父在則服不杖期而只曰不杖則不禫蓋以猶有行練一節也今以不杖之文爲同於他期服之不杖期則不禫何待於言

而必言之乎只曰不禫則可見練之猶在而異於不杖期矣或言禮雖不言不練實則舉禫而包練此說愚亦未之信也愚嘗得一說可證者沙溪先生曰父喪既顙方行妻之二祥此是遭妻喪於父在時者父歿既葬而行妻之練祥也此必是父在時舅主婦喪而夫本當行練祥者非以父歿而變於父在爲其妻始伸練祥之禮者也據此則父在爲妻不杖者其行練祥可知矣不杖不禫旣得壓尊之義只行練事又存三年之體此實全備無欠古禮立意精密似如此未知如何

答李士深

所論知仁勇次第之說高見儘得之蓋入德之序知常先於仁而且此篇第四章第五章旨義已言道不明故不行矣其下諸章卽言知仁勇以爲入道之門而必先言知以見道之明而後行也然則三達德之序當以知行先後看如盛說矣程子之訓本是平說三者之目故就一德上各說一事以示不可闕一之實則先知後行之意未嘗不在於其中矣今盛說亦程子訓內所包之意而專主工夫先後言之歸重在知語意詳備有足以發揮程子之旨令人欽歎

答李士深

父喪小祥前月身死其子成服後卽代承重服祖喪小祥則當於父葬卒哭後擇日行祀矣或曰小祥日畧設祭告退行之由而諸叔父以先滿先除之義服練可也或曰雖云畧設殯旣在同宮廢之可也未知如何此與主人在外聞喪者聞訃日行祭除服者不同則不必於喪出日畧設祭奠而况新喪之殯在同宮且主人是父喪未葬之前乎雖畧設恐不可行只告由而諸父先除似宜

與申子壽

大年

西遊已五六年江山尚依依在目今吾兄鳧舄住其間實欲一鞭往會共把酒於黃鶴樓上以滌此胷襟而不可得則只自臨風馳神而已下車數月官况轉佳履茲初夏政候增恣否邑小境僻公事多暇白雲芳草日和崔顥當已得百篇瓊琚而遠無由得聞其一二可鬱弟奉親粗遣而弱軀頻病看書不能接續悶歎奈何餘只祈視篆增吉不備

答金仲寬

在淳

廊底死亡旣在散齊之日則廢祭無疑蓋臣妾喪同

宮則葬而後祭之文亦大綱言之也假令今日葬則明日祭可乎尸出未竟三日則不潔自如也雖單獻何可行情理雖甚缺然惟當停廢而已

答金仲寬

曾見續問解崔碩儒問爲適婦不杖期是指繼三代者乎慎齋答曰當如來示據此則適婦服期是長子當爲斬衰三年者之妻也支子則雖長婦當服大功與衆子婦同矣今見尤翁說尤分曉慎尤兩先生說如此惟當遵而用之復何疑乎

答金仲寬

田券又此下投所諭諄懇而迷滯之見終不敢聞命悚仄悚仄從前若無用價換吾土之事則以助祭聘家之意備置墓田是從厚之道非無名之物與者受者固可以有辭矣此則不然旣給價又還其田於兄爲傷惠也旣取其錢又受厥土於弟爲傷廉也愚之所以必辭者實出於此平生知心之間何爲不相諒悉耶兄則此事或近於有意氣三字而弟則將歸於沒廉恥之科幸更思而善恕之也茲不避不恭敢又還納自此雖百送而亦當百還恐違於數斯疏之戒矣如何便同棄物則只作閒田而已

近齋集卷之九

近齋集卷之十目錄

書

答俞汝成 漢雋

與宋穉存 養鼎

與金正甫 方行

與金嘉會 履亨

近齋集卷之十目錄

近齋集卷之十

書

答俞汝成

漢雋

昨因家弟槩聞消息爲幸弟數十年北山之人忽來此地不能無小人懷土之思而况離平生故舊隣曲時時抗言談昔之樂今不可復得焉者乎浮世聚散如夢只令人悒悒耳嘗觀世之朋友當其居相比日相往來握手慇懃詡詡笑語以爲死生無相負也及其家移居遠罕相見面輒置之相忘之域吾輩豈爲是哉惟各保故情不相遐棄可也兄心亦如我心否

近齋集 卷一
至於文字事新居整頓未了書冊皆束之高閣勢不暇爲而雖欲尋理舊業將誰與講磨討論耶益恨與吾兄相去之遠也

與俞汝成

講事何篇不乎作文則高於衆誦書則下於人豈所謂有能有不能者耶然誠使高明掃去宇宙間萬書專用力於一書則通之有餘矣自此迂闊之誚當益甚氣意得無少挫乎抑猶執太史公不捨乎

答俞汝成

久不見蒼麓書自我作書屬耳亦不敢望其賜答之速也茲者伏承端陽所遣書故人顏面在此矣阻而通鬱而釋其喜誠無量始知書牘稀則愈可珍也况審肇炎起居清安聞從雷淵南公遊接藝苑之論閱大家之藏耳日益開廣又見獎許無異歐蘇間知遇則足以聳動一時可謂盛矣南公實負雅望通經博洽明於義理必其文與世之專尚浮華者不同吾兄慕效之更當有依據也豈不可喜顧胤源未嘗一登公門而竊聽於文家月朝此老當爲諸公首實平日嚮違之所在也今高明猥舉鄙名以煩宗匠之聽何榮如之但稱道過實此雖出於爲朋友延譽之意而

適足以重吾欺人之罪願自今毋復如是以安此心
幸甚來諭以文章荒廢懼爲小人之歸者恐終是舊
日意思夫君子固爲文章矣小人而能文章者亦何
限君子小人之分在心不在文當患學不進不患文
不進也近聞鳳麓金丈頗能留意於經術讀中庸千
遍此文亦少嗜詞翰晚就學焉而今俞汝成尙不肯
回頭豈年猶未至而然耶此甚可慨者也學問卽人
之不可廢者雖文章曷嘗有不學而能爲好文章哉
胤源之前後奉勉於汝成者輒以文章之本乎道主
乎經爲言矣兄若不信試質諸南公南公亦必以爲

然也餘不宣

與俞汝成

頃者書諭奉悉盛意固有所主而鄙見亦不爲全非
誠使聞人也畧之亦可惟其非聞人也故正欲表揚
隱德以示後世也孔戣誌八字其書容貌性質豈不
誠真切確實哉今執事雖欲以虛懷正言等語當之
此則恐似泛稱爾夫世俗諛墓之文纖密浮夸者此
亦恥之若因此矯枉太過專沒事行則不幾於見刑
者而廢天下之屨乎此區區之所未敢知也然凡議
論雖平生同志者不能一一相合蓋自古已然而且

以文論文在此身則甚不可故亦不欲深辨耳

答俞汝成

前後賜答多荷情眷論學之說過加辭讓雖知謙虛區區竊復有惑方今儕流中才高氣清行方志潔可以一蹴而造道者足下乃其人耳是以及之實相勸勉之道非所以諂足下也今顧逡巡退托若不可能豈以道爲高遠而難行哉將意在乎文章力專乎詞華雖知道之不遠未暇爲耶如或然者是過也文章誠美矣語其實則莫如道學故文與道二者輕重相懸大小相分君子用心不當捨此而爲彼也而况文

章實本乎道者耶請復陳其說而冀足下之察焉僕嘗聞之文者所以載道也道正則理明理明則辭達周公孔子之文尚矣孟子之文豈不沛乎昭然屈衆辯而開羣疑哉此無他由於知言也孟子嘗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知言故其理明養氣故其辭達此所以與六經同傳於後世而並耀於無窮也故曰文章實本乎道自兩漢以下工於著述者皆文人而已曷足貴哉馬遷雄史也而貨殖甚陋班固宏詞也而忠義不褒韓愈碩儒也而孔墨無辨蘇軾奇才也而禪佛是尙曾鞏博識也而混箕揚爲一此皆見

道之不明也見道不明故其言不醇夫文將以立言而言之不醇亦奚用文爲哉是以君子之爲文也必以道爲本涵養乎心性游泳乎仁義窮格以知其理踐履以造其極然後發言中律吐辭成章其無本而能如是乎禮曰三王之祭川也先河而後海蓋言重本也夫聖賢之事雖不可易言然未嘗爲之亦不可謂難行夫越人望燕爲絕域而北首其轅苟不已無不至者聖賢之於人豈若燕越哉以足下資質之美才行之茂爲之不已則終必可得而至焉願足下無以文詞之末而遺道學之本必思兼得之道幸甚僕嘗病世之文人虛驕多聞漫衍無實猖狂自恣而不知其反非敢謂足下如是也所以言者猶懼其駸駸然至於是也故預爲足下言之惟足下察焉

答俞汝成

汝成足下辱賜覆書推獎僕所言非樂聞箴規者其何能如此占夢之說占夢者言之則信晏嬰言之則不信今僕非有道之人其言雖善誰能信之乃足下不以其無似而斥之又推獎之僕實有榮焉愚者言而智者擇此之謂矣夫人之不能進德者常由於自賢而拒人也自賢則狹拒人則孤狹而孤則德不進

遊齋集 卷十
矣故君子無自賢無拒人以廣其德業僕以是知足
下之必有進也足下勉矣哉傳曰賢賢易色足下其
以好文之心而用之道學也足下之學成道立也庶
幾矣足下勉矣哉

答俞汝成

登永保亭時思足下不已其後夜夢與足下遊於亭
上意益歡樂豈非思之深而發於夢者耶未幾書來
說及此亭殆神會也鄙詩二篇而止計已盡聞今何
必重出也詞本卑弱遇境又爲所奪落下不啻數層
誰謂江山助詩也此言其欺余哉亭中題詠甚盛木

板粉刻簇如鱗齒叢雜稠密不可殫讀至於見一板
而識其處顧眄之間還索而迷失正如尋一人於千
萬人之中咫尺在而不見其多如此其無餘語可知
也然誰有如翠軒詩者乎大抵此亭最難爲詩若泛
言水光山色則海上樓閣何處不然惟寫其形勢面
目斯可以髣髴而翠軒已盡之矣地如拍拍之句旣
刻于板而又柱柱刻置照耀炳烺直使人驚恐其爲
壯觀亦一滄溟也此句誠摸得十分譬如堪輿家相
地一定之以臥龍形伏龜形後來者移易不得旣謂
之龍則不可謂之龜旣謂之龜則不可謂之龍今以

其地比之於鳥翼則更有何物可以形容來是故翠軒之後雖平日自許以能詩者往往闕筆而不作况如鄙拙者乎其不辭讓而強欲爲之說者多見其妄也何足道哉年字詩平叔纔已報來弟答之曰自家欲傳翠軒衣鉢於二百年之後其意壯哉云云斯言匪直戲耳實亦服其雄健也或不以辭倨而見罪否今來一律又澹宕可喜諷誦再三而不能已也前遊未洽又恨汝成不俱何由同往翱翔如夢境也

答俞汝成

南山卜居不謀而同非我輩相好之甚豈得有如此

因緣乎吾非久於湖上者終當朝夕繼見如北里時方有意作書先道此喜心而未及發也卽者拜書之辱恭審秋來動靜益甚慰荷曷已弟昏惰日甚志業日退其所出入於四寸間者亦患間斷虛過了三夏而已反顧初心只自瞿然來諭雖云一書看不得必不一文著不得如吾兄猶有用心一事耳弟果何所爲而不專於學乎今有二人焉一人曰吾將利吾農器善治吾田一人曰吾方爲工之事未暇乎力田也二人之田卒皆荒蕪不治而其鄉里之人責彼而不責此者豈非以其言之實與不實有異哉以是說而

思之他日相對非汝成愧永叔乃永叔愧汝成也汝成聞之必當啞然而笑也千萬只冀自愛不備

籤論俞汝成檀弓難

記曰事師無犯無隱○難曰古者朋友相責善師不幸有過失而進不能犯退不能隱是處其師朋友之不若也惡在乎事一之義

無犯無隱非不諫之謂也諫必不見拒故無犯過而當疑問故無隱既諫而又疑問則是欲納其師於無過也何謂處之不如朋友而非事一之義也

記曰道隆則從而隆道污則從而污○難曰道道

理也道理有可隆可殺故隆殺之於禮也

之於字似有病不如曰隆殺之以爲禮也

記曰喪三年以爲極亡則弗之忘矣○難曰亡未詳

亡字註以既葬曰亡之義釋之何必別求他義

記曰夏后氏尚黑殷人尚白周人尚赤○難曰禹以治水湯以征伐周取所勝故色從所尚水爲黑而寅金爲白而丑火爲赤而子故建各以類而生

而至於夏不曰夏人必曰夏后氏豈偶也無亦有意也

人者親之之辭氏者尊之之辭殷是孔子祖先之邦周是時王之國故親之而稱人夏后遠也故尊之而稱氏歟

記曰晉獻公將殺其世子申生申生再拜稽首乃卒是以爲恭世子○難曰方獻公欲殺申生也申生將何所處而可惟有犇耳苟天下一家無可選矣爲申生者將何所適而可其勢終於死而已至是君子何以處申生

天下一家則雖逃荆蠻可也豈終於死而已乎

記曰魯人有朝祥而暮歌者子路笑之夫子曰踰

月其善也○難曰禮祥之日鼓素琴琴與歌等耳故魯人之歌孔子譏其急不譏其非禮或以爲琴以手歌以氣氣在內而近故重手在外而遠故輕夫內氣外手同出於一體使外而可輕也則凡祥之日而已衣輕裘乘肥馬聽淫樂視女色而可乎一體之中實有輕重之分內近外遠之說不爲無理恐不可非斥凡祥之日以下云云拖說太過

記曰魯莊公及宋人戰于乘丘○難曰乘丘之死

縣賁父也白肉非股裏肉也

鄭氏曰二人赴敵而死言卜國并死也

遂死之遂字上下雖無并死之文而以當時事勢考

之二人似同死矣莊公既以微末責卜國賁父又以無勇自罪則卜國於此亦當知愧矣愧而有激其必從賁父而死之也鄭氏蓋有見於此而云恐不必立異白肉之非股裏肉則似然矣

記曰曾子寢疾病瞿然曰呼○難曰呼者使呼二子至前也

註曰呼者歎而噓氣之聲也病中初聞童子之言若有所驚自發歎息氣乏聲微而不能言故曰呼此正形容得病時事記者之善也今以呼爲呼二子至前則却甚沒意思也

記曰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不忍也○難曰行道猶行路也言路之人皆有此不忍之心非必行仁義之人有之也

行仁義以人之德行而言行路以人之本心而言兩說俱通當并存之

記曰大功廢業或曰大功誦可也○難曰誦爲六藝之文則業爲六藝之業

業是簞簾上版子廢業不作樂耳周禮司業者亦司樂也朱子定說如此安容他說

記曰子張病召申生而言曰吾今日其庶幾乎○

難曰生不失君子之道而死自幸之也

陳氏云亦有曾子知免之意

記曰曾子曰子思之哭嫂也爲位申詳之哭言思也亦然○難曰別嫌故無服推遠故爲位爲位於嫂禮也言思申詳之妻之兄弟也而用哭嫂之禮

妻之昆弟無別嫌推遠之義也所以譏申詳也

別嫌推遠是一事別嫌推遠故無服非推遠故爲位也哭嫂爲位者篤於兄弟之內喪也嫂與妻之兄弟固自不同而妻兄弟亦屬親厚則爲位可也故申詳爲位曾子之言非譏其爲位也譏其婦人倡踊也蓋

嫂喪則別嫌故令婦人倡踊妻昆弟則使子爲主婦人倡踊失其禮矣

記曰曾子曰吾執親之喪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難曰曾子自述其事而自矜其善鄉黨自好者猶恥之况曾子乎

水漿不入口七日不過孝子之疏節曾子自述豈誇也哉若以誇爲嫌而不言則亦非聖人事矣

記曰伯高死孔子曰吾惡乎哭諸吾哭諸賜氏○難曰孔子不由賜氏見當於何哭

不由賜氏則必有他所由者豈無哭之所乎

記日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曰喪爾親使民
未有聞焉○難日子夏旣除喪彈琴而不成聲曰
哀未忘也夫子夏也而豈無聞於喪哉亦曾子責
其善之過耳不然匿其師而薄於親衆人且羞之
曾謂子夏而爲之乎

所論得之

記曰泰山其頽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
則吾將安放○難日記者之誤也泰山其頽梁木
其壞則吾將安仰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
記者果誤安仰字屬于梁木之下甚當

記曰孔子之喪飾棺墻置翣設披周也設崇殷也
綢練設旒夏也○難曰葬孔子以三代之禮亦弟
子尊之之義也然孔子恒言曰某也殷人聖人不
忘本之意也葬孔子葬之以殷庸何傷乎掘中雷
而浴毀宗躡行殷道也喪禮從殷孔門之所尙也
一日三斬板尙行夫子之志喪禮從儉孔子之命
也何必葬孔子三代之禮而後爲悛哉

禮固不忘本而亦必有損益與奢寧儉而實貴乎得
中葬夫子何必純用殷禮而後可哉夫子於禮雖善
殷練而耐是也而亦欲從周聖人之意蓋可見矣以門人

尊夫子之誠兼用三代之禮有何不可夫子從若斧
之訓特揀時而言非遺命也子夏三斬板之說有尙
乎哉三字則亦非質言

記曰曾子弔於負夏主人既祖填池○難曰填奠
也池柳車之池也蓋既祖而填此池於車將就途
也又禮掘肆於西階肆陳也陳尸於坎也置棺肆
而塗之謂之殯將葬啓殯設祖奠乃行池坎也蓋
孝子不忍虛其所殯之坎故既祖而填之也
引柳車之池以填池爲奠此池於車義似可通填坎
之說恐鑿

記曰叔孫武叔之死既小斂舉者出尸出尸袒且
投其冠括髮子游曰知禮○難曰出尸衍舉者將
出尸主人袒括然則袒括在已斂之後未俛之前
非失禮也子游嘉其不陵節故曰知禮

所解似通又有一說尸讀爲尸出尸非衍上出尸尸
出尸也下出尸主人出尸也知禮之云反其辭而嗤
之非君子明正語法恐知禮上脫一不字未知如何
記曰明器鬼器也祭器人器也古之人胡爲而死
其親乎○難曰周禮士以下只用鬼器然則士以
下獨可以死其親乎

誠如所論

記曰夫子曰始死羔裘玄冠者易之而已○難曰始死小斂之前也羔裘玄冠與禭裘其吉等耳子游何以禭裘而弔

羔裘玄冠易之者指主人非指弔者也羔裘玄冠不以弔者謂小斂之後而小斂之前主人未變服弔者猶服羔裘玄冠子游禭裘而弔恐無可疑

記曰魯哀公誄孔子○難曰列生時行狀之謂誄哀公之辭悼之也何以云誄

聖人道德至大難以形容其萬一故初不敢敘列只

寓悼意自是別例亦可謂之誄所論恐泥

記曰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難曰祥在晦是月惡得禫祥在旬是孔子之十日笙歌月未徙也必祥在月半月半之祥又惡得夫人而然

古者祥祭不用死日卜日行之則似不在晦意者月之中旬祥則下旬禫下旬祥則月末禫祥不言上旬者先遠日故也夫子之十日笙歌當在已禫徙月之後

記曰大夫之適長殯車一乘○難曰雜記無遣車大夫之適士而已命者也惡得有遣車夫以其身之為大夫也而皆私與之子則服乘安有等

大夫之適當襲為大夫者故用遣車禮意恐是如此
邦制既許用則非私與之也

記曰季武子寢疾蟠固不說齊衰而入見武子曰
不亦善乎君子表微○難曰人之將死其言也善
武子之言安知其不由於真心哉鄭氏曰時無如
之何佯若善之
此與鄭疏各為一說未知孰是

記曰妻之昆弟為父後者死哭之適室父在哭於
妻之室○難曰父在妻之父在也干尊故不哭於
適室而哭於妻之室陳氏曰父在之
父言已之父也
妻之父在有何干尊之義豈或禮妻之父死哭於適

室而哭妻之昆弟亦於適室有干尊之嫌故妻父在
則不敢云耶是未可知也陳氏以已之父在言似是
記曰飯用米貝不忍虛也不以食道用美焉爾○

難曰云云鄭氏曰
尊之也
鄭說未當

記曰愠哀之變也○難曰愠蘊也哀憾之情積蘊
在中也故經蘊斯戚此之謂也悲與怒異情
人情極而變如樂極則悲之類是也哀樂本相反而
猶相因而生者悲怒憂懼自是相近者乎哀之甚而
恚怒生也以愠為蘊恐未的確

記曰弁經葛而葬以神交之道也有敬心焉○難
曰父母三月死則至於其次之四月而天時踰矣
其可以踰時而衰於哀乎孔子之教貧者還葬已
歛卽葬豈皆踰時時未踰哀不可衰也則凡還葬
者將無飾乎

以神交之神本指土地之神而方氏誤以爲神其親
之神旣指土神則有敬心者卽敬其土神非親喪哀
衰敬生之謂且所謂踰時云者只言以三月爲一時
而過此時也非謂季孟月之交換亦爲踰時也鄭說
大綱言耳如還葬者貧不備禮似當別論

記曰歆主人主婦室老爲其病也君命食之○難

曰主婦主人之妻也

疏云亡者之妻

主婦當兼看䟽說不可非

記曰反哭升堂反諸其所作也主婦入于室反諸
其所養也○難曰堂與室非獨廟中也何獨於親
所行禮之地而已乎

疏云皆謂在廟

䟽說不可非親所起居出入之地何處不可求而求
之必於其所行禮之處者以其憑依之最在乎斯也
禮意甚妙恐不可如是泛論

記曰葬於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難曰地皆

有南北東西就其地之北方而葬也

註北方國之北也

本註及難說皆通若從國北之說則葬人於郭外有定地如晉之佳城唐之北邙之類耶

記曰喪有死之道焉○難曰未詳死之道當以惡死之道看

記曰子思曰毋為戎首不亦善乎○難曰戎禍也不為禍首亦幸耳

戎以兵看以禍看皆可兵亦禍也

記曰國昭子之母死曰嘻毋曰我喪也斯沾○難曰下曰衍也斯語助也

鄭氏曰斯盡也

下曰恐非衍蓋昭子止子張而言毋曰我是顯家當有人來覘其喪禮欲使我必從聖人之舊禮云爾此與疏說雖異而求之本文恐當如此斯之謂語助似或然

記曰季康子之母死陳褻衣敬姜曰婦人不飾不敢見舅姑將有四方之賓來褻衣何為陳於斯○難曰四方之賓雖尊重豈嚴於舅姑特以其內外親疎言耳

內外親疎之說誠是

記曰柳莊寢疾公請於尸曰柳莊非寡人之臣社

稷之臣也聞之死請往○難曰尸前稱寡人公之言也何以知之不釋服也祿也與之邑也皆非禮

也疏云言寡人者是後人作記者之言

疏說寬厚難說苛刻

記曰季孫之母死哀公弔焉○難曰廡猶空廊也修容圖先容也飾飾禮也美二子雍容不迫也

本文正自難言今解亦涉強說然廡則決非馬廡空廊之說似可以修容為圖先容之容未見的然

記曰原壤登木而歌夫子為弗聞也者而過之○難曰夷竇小過也孔子杖其脛歌木大悖也孔子

不棄未敢知也

此真聖人作用已有朱子定論

記曰仲叔皮學子柳○難曰姑姊妹之服非可以引之於舅姑之服也而衍引之而子柳從之而其妻卒為之總而環為其妻者始未嘗不美而終則失為子柳者固未可謂知禮而衍又甚

所論誠是

記曰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為衰者聞子臯將為成宰遂為衰○難曰子臯之賢如此不庚禾何大罪也而鄭謂之恃寵虐民方謂之不仁不恕嗚呼何

其甚矣

鄭方所論劉氏已言其過

答俞汝成

關外懷人視在湖時益甚豈非以山川有近遠耶驢
什追到千里不啻如見一書牘至慰至慰今夏西方
猶大熱使人欲病此時起居何似弟來覲親庭侍事
粗宜私幸黃鶴樓形勝果愜所聞峽山四面環擁平
湖一帶流出其間江水清淺白石粼粼可數樓據岸
上而構俯臨江水雖未雄傑亦極瀟灑登欄徘徊飄
然有出塵之想鸚鵡洲在湖之南涯蒼壁削立石根

如鰲入水中其背可坐又有層臺可坐七八人刻
丹字于壁上月明之夜泛舟泝洄則烟波蕩漾雲物
明媚翠壁松杉倒影中流回視黃鶴樓縹緲如畫中
之閣此尤勝觀也若使吾兄在黃鶴樓上則必爲崔
顥詩不爲今人詩然遠莫能致之甚可恨耳不宣

答俞汝成

書成未發盛札先枉此是別後初書又况千里外得
之者耶其慰不可窮黃鶴樓久見愈奇非小敵也詩
豈有可聞方見大敵怯筆鋒挫矣兄不見鶴樓而只
見四郡弟不見四郡而只見鶴樓甲乙之論姑未可

定然鶴樓本自勝絕而兄乃比之於一泓擘是一言而槌碎之也若使羽衣仙聞之必上天而訴之矣江山之勝必待詩而顯晴川芳草之句出而江夏黃樓擅勝天下愧哉吾詩之非崔顥也不能驚起我汝成使知此樓爲第一仙境江山亦將笑我矣幸爲我復作一語而解之以謝山靈也好呵好呵

與俞汝成

僕嘗奉勸足下捨文辭爲實學已有年矣足下雖不顯然拒之而亦不決然從之僕以此常慨然于中而朋友數疏舍已芸人俱有所戒不敢數數聒耳然其

心則未嘗忘也嚮者臨別輒復申前言足下曰然則當如君言先讀大學矣乎乎者亦未決之辭也僕不能強受其諾足下又曰君歸後頻以書相勉則豈不警策有益時元執在座曰以長書來以長書答反有害於讀書吾輩相與一笑而罷足下甚嗜文辭故元執之言如此可謂知其涓陽者矣僕以元執之言爲然故前書於寒暄外只舉呂與叔一句者蓋欲除長書之煩以毋妨實工耳及承復書所讀非大學之書而乃班固之文也先入爲主宿好難忘浮華日長義理日消則足下之於道也終無可反之日矣旣曰背

古人之訓又曰無以自立於君子之列自責之深若將改之而卒又結之曰從吾所好是執之愈堅而遂之愈力也足下之於文辭也沉溺極矣沉溺不反其害將大忝在朋友豈勝憂歎僕之言於是乎不得不多而書不得不長也夫規警之道莫如明指其病痛以足下虛受之量如不揮斥而聽之則請先論足下平日意見之差而次及於今書所言之失可乎竊觀足下之病在於好仁不好學好仁不好學必有其弊僕甚爲足下憂焉足下平日之言曰心性情之說微妙難究不可通知不必勞心求解只當於日用事爲

之間辨其天理與人欲天理則存之人欲則去之而已此足下所以讀書萬卷而尚無窮格之功者也夫天理人欲間不容髮人無窮格之功而能辨公私之分者未之有也昔顏子問仁於夫子聞克己復禮之訓而直請其目蓋顏子嘗於天理人欲之分已判然矣故直請其目不然則何以知何者當克何者當復耶顏子所以已判然於天理人欲之分者以其有博文窮格之工也無顏子博文窮格之工而欲辨天理與人欲則其不爲認賊爲子者幾希由此觀之足下所謂不必解性理之說而只欲修之於日用之間者

近齋集 卷十
謬矣夫心性情之說固微妙難究而反而求之默而
察之則界分條理燦然可識故爲學之方必先窮格
太極陰陽之理豈不至精微矣而窮格之工深則可
以洞見矣三千三百之文豈不大浩汗矣而窮格之
工密則可以領會矣何可初不用力而先憂其難究
乎夫誠之至者金石可透雖至鈍者苟能積誠求之
終必知之况以足下之聰明而不知是憂乎特不求
之耳程子曰人之五臟六腑係乎身者而人不知之
則豈不僮侗今夫心性情卽吾身之所有也而不能
察識則尤豈不大僮侗乎聖賢千言萬語只是使人

存其心養其性約其情皆因其所固有者而擴充之
而已非求諸外也如使心性情之理終是不可知之
事則聖人豈言之哉聖人豈爲此渺茫恍惚難測之
語必使人不知哉由此觀之足下所謂心性情之說
不必求解者誤矣故曰足下之病在於好仁不好學
好仁不好學則所謂仁者未必爲仁或失於柔弱而
反害於仁矣此僕之所甚憂焉者也大抵斯道也知
而後可行識路者必進步傷虎者必變色故程朱諸
賢必以真知力行惓惓爲訓欲其雙進而不偏也古
之人或有知之不真而行之能力者然呂申公之孝

近齋集 卷十
弟幾乎通神明而其見解則未免混儒佛爲一致司馬溫公之平生所爲無不可對人言者而其議論則未免疑孟子於儀秦之雄此皆窮格不足之害窮格之工不可無也如此如以爲爲人如呂申公司馬溫公足矣程朱之知行兩備不必取法也云爾則僕何敢復有言乎哉足下之病在於好仁不好學而其根源則一文辭爲之祟也讀書雖多而尙無窮格之工者非他文辭一念橫着肚裏剗除不得消磨不去其所讀書惟以汎濫涉獵爲能不甚講明乎義理故其發於意思見於議論者類多差謬此僕之所以每以

文辭爲戒者也夫文章之本於道學道學正而文章亦好者前此言之幾乎舌敝而猶不得回足下之聽則今不必更爲覩縷以增其厭聞而亦有不可不畢其說者足下嘗云文辭之當攻必曰修辭修辭二字求其本旨非如足下之意也明道先生釋此意曰修省言辭便是要立誠若只是修飾言辭爲心則只是爲僞不先乎忠信進德之實而徒要修其文辭不要立誠則本末乖舛輕重倒置矣豈不謬哉足下又以爲三代以上文與道爲一三代以下文與道爲二勢不得不爲文也文與道何嘗有二人自二之耳戰國

以後道術分裂司馬遷班固之徒以其文而離先聖之道自此義理與文辭分爲二塗足下見其如此遂以爲文與道爲二患不一之不患不一曷嘗見朱子之道學不能兼於文章矣乎道學文章本非不可兼之事設使不可以兩兼也則當取道學而捨文章如孟子熊魚之說矣夫死固可惡而猶取之况斯道也未見蹈而死者乎足下之取舍何其乖也足下其以爲人之不朽只在於文章乎僕之前書旣以顏子心齋爲言矣請因顏子之事而明之顏子未嘗著一字書而其不違之學克復之行傳示萬世則人之不朽

其果專在於文乎顏子之不著書非惟早卒而未及爲也雖假之以年時有孔子刪詩書作春秋則顏子宜不自著書也至若曾子之大學子思之中庸乃夫子旣歿之後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非得已也今若以顏子之不作庸學視之不如曾子子思則其可乎哉僕以是知人之不朽不專在於文章也然足下旣以好名騫外之私心只欲作今世之遷固而已則僕之說其何能入耶惜乎慷慨肅然之心不用之於聖經賢傳而徒用之於班固之文也足下方讀霍光傳則又有一說正好相告者昔寇萊公讀霍光傳至

近齋集 卷十
不學無術歎曰張公謂我古人之從人規戒如此今
足下讀霍光傳而不從朋友之戒其亦異乎古人之
爲矣夫以足下之能文章而僕輒擬之於不學則誠
似妄矣然萊公華山之詩豈不膾炙人口而張公猶
以不學戒之謂其不能早從事於聖賢之學也足下
固能文章矣而其於聖賢之學則未也僕之以此獻
規恐不至妄也足下今書所引從吾所好云云僕尤
愕然以爲大失聖人之意夫子之所好者是何事也
夫子嘗曰好古敏而求之又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
不如某之好學夫子之所好可知矣惟其所好如此

故曰從吾所好夫豈謂不當好而好之哉今有人好
博奕好田獵好酒色而曰從吾所好吾知其殆矣足
下之好文辭無以異於是也富貴在天得之有命固
不可求至於道學求之斯得欲之斯至何憚而不爲
而必從不當好之好耶足下自謂分析天理與人欲
而卽此好文辭一事可驗其不脫於欲也所謂欲者
非必聲色貨利而後謂之欲凡一有所向皆謂之欲
足下之於文辭沉溺如此則豈非所謂欲乎然足下
之不能勝此欲者特以於道未之見耳於道有見則
自然此重而彼輕矣願足下稍謝閒漫序記之文屏

近齋集 卷十
去百家謬悠之書急取義理文字用半月工夫則必有所嚮望而興起矣於此方知僕之言不足下欺也不然而猶守前見不思歸宿則自此僕之期望於足下者絕矣而僕之言不復進於足下之前也謀忠之過言不知裁伏惟諒恕焉

答俞汝成

子姪大祥祭文前輩文集中多有之此果不與祝文相妨否

前輩於子姪大祥以祭文代祝文必是主祭者之事尊兄則有異只是爲穉孤攝行者也不可以祭文代祝文若然則祭文中亦將用孤子幼未將事之語耶此愚之所未曉也

答俞汝成

今夕是親忌而亡兒大祥雖已過吉祭之前未及改題用祝掣肘只以無祝單獻如三年內耶吉祭前終是喪未畢也祖先之祀無祝單獻如三年內者來示得之矣

答俞汝成

慎齋答人先忌與卒耐祥禫相值則行不行之問曰葬虞已過設行忌祭似不違情禮旣曰葬虞已

過先忌當行則三虞之後卒哭之前可以行忌祀耶

慎齋說如此則雖卒哭前先忌似當設行而但忌祭爲散齊二日致齊一日自葬之明日計之至忌日而爲四日然後似可行之惟當量此而爲停否矣

答俞汝成

外孫喪葬前外祖忌祭無不可備禮之義蓋祭從生者禮也主祭之人於甥姪服爲小功則小功葬前何可單獻似無可疑

答俞汝成

外孫婦之喪其服總而外孫出繼則無服耶抑適人不降則雖出繼服則自如耶

雖外親亦無二統卽沙翁說也外孫出繼則於其外孫婦當無服矣喪服疏所云蓋指出嫁女爲其外祖父母內舅姨母不降本服也非指此等而言

答俞汝成

婦人服其私親總麻之服已受服後出嫁則當用降等之例耶

女服其本親服未盡而出嫁當遂之蓋凡服以始制爲斷故也遂之之文見於古禮尤翁亦嘗引此以答

人之問據此則雖總服既已服則出嫁之後不可降而爲無也

答俞汝成

禫祭出主告辭家禮備要無之而惟丘儀有之然當從家禮不必從丘儀蓋大祥已入廟而禫時還奉故處行祀則猶存喪祭之義故無出主告辭不必以昧然爲嫌也

與俞汝成

伏惟日間起居萬相頃者見索金剛詩而率爾以無詩仰對矣然無詩之云如言巷無人無人非真無人

無好人也無詩非真無詩無好詩也雖有胷中之草不滿意則不欲出故謂以無詩矣後更思之詩遣興而已何必要好名山雖未能善摸而聊以記吾遊足矣前人雖不可企及而亦各言其志可矣如李白之不題黃鶴樓非區區之所願效也於是乎胷中之草始形諸紙上而無詩變爲有詩矣極論高下則謂之無詩不計工拙則謂之有詩有詩與無詩隨所見而不同何可局定乎第此錄呈如賜覽觀則可以知其遊歷之大槩也餘不備

答俞汝成

絳侯左袒之間程子以爲是時直當驅之以義而已不當問其從不從絳侯此問決非無意之問願聞如何

程子之論絳侯此事固是純然之義理萬全底道也而絳侯之問亦非行危而求安也蓋當其時人心之向背逆順灼然矣明知其必爲劉不爲呂也所以設兩端而問之者非姑試之也欲彰人心之爲漢以示信於軍中以明大義於天下也亦豈非其智畧謀慮之出常也哉漢高之以安劉稱勃者可謂知人也已絳侯事雖不可直謂之奇變亦兵間用謀之道也

答俞汝成

自送鳧鳥蓋無日不瞻咏而山川間之消息渺然只用極目惆悵而已聞吏隱仙尉之趣真晚年好事也令人神聳海山固美矣人民果如野鹿可以施太古之治否種秫鍊丹之餘又彈琴於黃堂之上則陶元亮葛稚川宓不齊三人兼之矣一汝成氏身上不已多乎聞之必一呵也

答俞汝成

仲夏之初任得汝以書來自言花時入金剛山歸路迤到陟州與主人丈作數日會云聞之欣然仙尉風

流正與毗盧消息一般恨不能將此身飛去一醉於
竹西樓上也茲者故人遠札忽墮於滿牕風雨之中
使老病者蹶起開緘已欲失千愁矣荷賜實多弟病
直是百病耳豈特四五哉雖朝夕死不足畏也 宮
銜病無可強之勢義亦有難冒者自初不敢一出虛
縻五朔罪積逋慢惶隕靡所容措出處如飲食冷煖
自知他人固莫得而與知然生平知心之友如汝成
氏當知我今日所處之義也家弟甲年在明年穉弟
已爲六十人可見光陰之如飛梭且以渠之善病早
衰爲憐耳士受以水部郎死纔已葬矣其文識雅操

吾門之所倚仗者失之尤可悼惜

與俞汝成

吾舅氏石隱公遺稿執事旣嘗取而校正矣于今許
多年尙未卒業遷就豈不可悶非執事則不可屬之
他人手目茲復送納幸忘勞標籤以有始終如何非
但校正亦宜抄刪雖曰棣棣誠能着眼精擇則豈無
可刪者耶昨觀序文全體恐似失格語意且多未妥
不可不改構一本蓋雖以詩文比名節爲餘事然遺
集弁卷之體當以文詞爲主於其所樹立處簡易敘
事并行議論於其間以示文之因人而重方爲文集

序體段而今高文則時余目擊以下鋪敘大繁有若行錄遺事之類似不當如此更望濯舊見來新意如何如欲細述其所目擊以傳後示遠則別作一文字好矣舅氏本以善類有識之士平日言論風采實多動人者是爲晚年立節義之基本也序中似少此意可欠且舅氏才學抱負甚大位雖亞卿而有不盡其用之恨序中亦當畧爲插入也原集看又加熟則於作序意思或有助焉今日之送呈亦以此也序中所評詩調亦欠十分稱停蓋其鑱畫鼓鑄淘洗之妙有未盡發揮者矣愚見如此未知崇意如何

與宋穉存

養鼎

秋時在洛未成一面初冬往稽山兄過丈席纔數日又恨其相違也不審晚寒侍履何似近日偶於合榜上睹盛名爲之作喜然此則餘事今冬必有所切實用工者願聞之讀得何書而意味漸佳否竊覲兄自比年來向學從師志業頗勤此心之所傾倒實加於前而遠無以相聚講磨則惟耿耿思想而已稽山往來路由懷德問宋村卽縣之南一大洞壑也樹木蔚然亭臺相望意兄家田園只在此中乎而不知處也此時瞻咏吾人益切兄豈能神會耶聞遊華陽洞水

石清賞胷襟當爽然况徘徊於 萬東祠下想像大
賢尊周之義則泉冽之感山仰之思又當一倍激昂
也顧此百餘里之內尙未得一往殊自鬱鬱異日雖
往何如與吾兄同之乎亦可恨耳弟侍奉粗安隨分
看書而惟是索居孤陋兀然無開發之益甚爲悶歎
南來多病懶於書札闕焉不相問久矣忽思平倉山
中苦樂與同之語蹶然把筆作此以寄不宣

與金正甫

方行

幕除世所稱名士之華職而出塞辦壯遊亦男兒事
也晚年得此意况定何如啓旆時病者不能就別只

用望行塵而流悵矣懶作遠鄉書而聞二哥科聲欣
然把筆遙送數千里外賀語可領情否忽已窮陰伏
惟此時佐幕起居安重南樓風月可忘旅愁農翁詩
所云戎事卽今休草檄雅歌終日且投壺正是吾兄
今日實境聊爲誦之也二郎俱以聰明美質早歲聯
翩登第將來進塗不可量兄誠可謂百不憂者人孰
不艷羨哉然知舊之所期望實在於益篤義方之訓
無忝於世篤忠貞而已竊敢以是奉勉想必諒此區
區也不備

與金嘉會

履亨

近齋集 卷一
里巷追隨思之如夢殊令人悵歎然歸隱江湖早爲
安身立命之所是誠得計顧此飢臥洛下無寸土可
歸者惡得無羨乎仲寬兄弟相繼而去溪西甚寥寂
懷益悄然難聊然此猶前期不遠而如兄則相逢早
晚未可卜尤一倍惘然矣

近齋集卷之十

